

## 我的第一笔稿费

□刘天智

电视里,作家刘震云与几位文学界人士兴致勃勃地聊着各自人生中第一笔稿费的获得与使用,每个人都有段有趣的小故事。看到这一幕,我也想起了自己的第一笔稿费。虽与这些享誉全国的文学大咖、社会名流无法相提并论,却仍让我记忆犹新,回想起来心底满是暖意。

我的第一笔稿费,是上世纪80年代初《河南日报》寄来的。

那时,我在老家温县三中读高中。恢复高考后的头几年,各校学习氛围格外浓厚,大家都在拼命学习,备战高考。可我发现,总有一些同学忙着谈恋爱。我替他们着急,便写了篇短评,呼吁青年学生不要过早恋爱。随后,我买了张8分钱的邮票,把稿件悄悄投进了学校门口的邮箱。

那时的《河南日报》通常只有4个版,最多时8个版,想在上面发稿,难度极大。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给《河南日报》投稿,深知难度高,也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20多天后,班主任常步振老师找到我:“天智,你给《河南日报》投稿了?”听到这话,我猛地一惊,心想:老师怎么知道这事?难道出了什么问题?

我赶紧问老师:“咋了?您怎么知道的?”老师笑着说:“你的文章发表了。”说着,他递给我一份《河南日报》,“这张报纸你好好保存。”

我又惊又喜,心里的激动难以言表。下了晚自习,我攥着报纸跑回三公里外的家,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母。

第二天,学校里不少老师、同学都知道,有个学生在《河南日报》上发表了文章。

在那个年代,能在省报发稿,含金量和影响力都很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谁要是能在公开报刊上发一篇稿,说不定就能转为吃商品粮、获得提干机会,有的甚至很容易就找到了对象……那时,“一篇文章改变命运”是真事,和现在大不一样。

当时,学校常会给高中

学习资料,让学生购买。可农村经济条件差,几元钱的资料很多人都舍不得买,或是根本买不起。我有时宁可把几万字的复习资料抄下来,也不愿花钱买——我知道家里困难,从不轻易张口要钱。

高考前几个月,学校精心编辑印刷了一本厚厚的复习资料,每本5元,要求人手一册。我特别想买,却又不想跟家里要钱,陷入了两难。就在这时,邮局送来了一张汇款单,是《河南日报》寄来的5元稿费。虽说只有区区几元钱,我却像捡了个大馅饼,当即用这笔钱买了那本复习资料。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南省商业厅工作,负责全国公开发行的杂志《商品流通论坛》的编辑事务。审稿、改稿、编排版面,还有核算稿费、寄发稿费,都是我的日常工作。

或许是受自己第一笔稿费的影响,我给自己定了个小原则:只要是刊物上登出的文字、图片,全都要发稿费。不管是百十个字的读者来信,还是摘编的内容,我都会给作者寄去稿费。在我看来,那是作者对刊物付出的心血与信任,理应得到尊重。

1999年初,我调到了新单位《河南商报社》,开启了新的“写作生涯”。我接连写了几篇长稿,长的上万字,短的也有四五千字,向各家报刊投稿,有时一篇稿子能被全国二三十家报刊选用。

那段时间,我三天两头收到样报和稿费,有时一篇稿子累计能拿到4000多元稿费。不过,当时报刊的稿费标准差距很大:同一篇文章,稿费低的只有30多元,高的能有六七百元。

大半生过去,写作从未成为我的职业,只是一个爱好。如今,连“爱好”都算不上了——偶尔心血来潮写一篇,再也不会为了稿费而动笔。其实,现在多数报刊、网络平台也不发稿费了。可即便没有稿费,一旦文章发表,心里还是美滋滋的。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心境悠然”“内心宁静”,是一种超然物外的自在吧。

## 八月里来石榴红

□樊树林

许多时光里的叙事,一旦从眼前走过,就只能在点点滴滴的记忆里重逢。

每到秋意渐凉的时节,我的脑海里总会想起老屋门前那棵石榴树,想起繁茂的枝叶间挂着的那一颗颗红彤彤的石榴。经过几十年的岁月沉淀,我现在知道,正是老屋门前的石榴树照亮了我的童年时光,那宛如灯笼的石榴温暖了那一段段岁月。

石榴树就立在自家四合院的正屋门前,从我记事开始就长在那里。这棵石榴树具体是哪年哪月谁种下的,家里人似乎从来没有讲过。只记得石榴树的树干纹路皴裂,就像一张老太太的脸庞,仿佛在无声诉说着往昔的故事。

寒来暑往,石榴树就这样静静守望着岁月的变迁。那时候家里日子过得紧紧巴巴,水果对我们姐弟几个而言,就是一种奢侈品。唯有这棵石榴树,成了我和兄弟姐妹最殷切的盼望……五月的榴花红了,再不久就谢了,之后一颗颗小小的石榴就像绿色的喇叭花儿一样点缀在枝头。

闲暇时候,我们姐弟总会搬来小板凳,坐在树下,仰着脑袋,满心欢喜地数着那一颗颗小石榴,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我们在心中暗暗猜测,哪一颗会最先变红,哪一颗最甜呢?好多夜晚,我躺在床上,脑海中会出现小石榴憨态可掬的模样,满心盼望着它们能快点长大,快点成熟。

八月的风轻轻拂过,石榴便一颗颗地红了。每到这个时候,母亲就会踩在凳子上,小心翼翼将它们摘下,递到我们姐弟手中。我们迫不及待掰开涨红脸的石榴,晶莹剔透的石榴籽便出现在我们眼前,挤挤挨挨的,像一颗颗玛瑙一样灿烂夺目。把石榴籽含在口中,酸甜的滋味瞬间直达心底,仿佛自己的身体也舒张起来,那个年月,石榴是我们心中最可人

的水果了。

记忆里的石榴,最难忘的莫过于中秋节祭月仪式。

月到中天,秋虫唧唧。供奉“月婆婆”的仪式是在院子正中央,我们搬出香炉,点着香,散发着清香和面香的枣糕摆在桌子中央,然后将月饼和几个大大的石榴盛放在盘子里。如水的月光,洒在通红的石榴上,为它们披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香烟袅袅,我们围坐在桌子旁,静静地听父亲讲述嫦娥奔月的古老传说,眼神里充满了好奇和向往。

仪式结束后,便是一家人分享石榴的环节了。父亲拿起石榴,轻轻掰开,石榴籽滚落盘中。我们捏起石榴籽,放入口中,轻轻一咬,酸甜的汁水瞬间在口中迸发,那浓郁的果香弥漫在院子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分享着石榴的甜蜜。那一刻,亲情的温暖醇厚而悠长,成为我记忆中最珍贵、最难忘的味道。

后来我到城里的师范学校读书,有一年因参加学校迎国庆系列活动,有半个月没有回家。那是周日的傍晚,和我同村的同学从家里回来找到我,并把裹着东西的围巾给了我,说是母亲特意让他带给我的。我打开裹着的围巾,是四五颗红红的石榴,我知道这是父亲和母亲想我了。那个瞬间,我明白石榴不仅是石榴,而是我和父母在每个秋风起来时候的情感纽带。

30多年前,由于屋子要翻盖,那棵石榴树不出意外地碍了事儿。尽管舍不得,家里人也只能将其砍伐,从此以后,石榴树就成为记忆中的曾经……尽管如此,每到初秋,我总会想起那棵正屋门前的石榴树,想起那凉风里树上灯笼一样的石榴,那大概就是亲情、乡愁的见证吧。我想,我们姐弟几个都会这样被记忆拉回到那段旧时光里。

## 家有喜事

□南乡木

女儿琳曼历经数月的艰辛,终于在这个金秋时节迎来丰收的喜悦——孩子宸宸安然降生,母婴平安吉祥。怎不由衷感恩上苍的眷顾与厚爱!

女儿的喜事,牵动着我们的家庭众成员。8月中旬,经殿军仁兄引荐,我们携女儿一同拜见了医院坐诊的赵主任。热情爽朗的赵主任了解女儿孕期情况后,详细讲解了相关专业事宜,并约定8月下旬入院待产。

8月22日中午,妻子一边在网上查询给未来宝宝起名的资料,一边与我焦急探讨。见状,我顾不得午休,当即给弟弟发去微信,希望有文化素养的他能帮忙,为宝宝取个合适的名字。弟弟先是推辞,随后趁机邀我当晚在新区一家小店小聚,旺哥、才叔及两个外甥也赶来作陪。席间,我向各位亲人讲述了近期女儿的情况与待产安排,大家纷纷热情送上祝福,温馨的氛围弥漫桌间。

次日恰逢处暑,一大早女儿便叫醒妻子,急切表示身体不适,需前往医院检查。我们立刻赶往选定的产科,医生诊断后告知产期将提前。亲家闻讯后也迅速赶来,随后下夜班的儿子、两个妹妹及小超、小金也陆续抵达。有了一家人的陪伴,女儿顿时精神提振,信心满满。下午两点手术开始,我们在焦急中静静等待,二楼手术室的等候区仿佛连空气都凝固了,每个人都在心中默默祈祷盼母婴平安。

手术顺利结束,女儿安然推出手术室,宝宝也于14时43分顺利降生。看着带有些许睡意的女儿,众人百感交集:儿子忍不住红了眼眶,其他人虽放下悬着的心,却多是无语凝噎。大家争相上前,小心翼翼地把手术车上的女儿从二楼护送送至五楼病房。

这段特殊的日子,女儿始终开明乐观、心怀善意,既谨慎照料身体、合理安排饮食作息,又能稳住情绪、从容应对,尽显“为母则刚”的坚韧,与家人相处其乐融融。众亲友、同学也给予了贴心关怀,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人世间的真挚情谊。亲家数月来坚持接送女儿、改善饮食、悉心照料,还为“宸宸”这个名字多方请教;琳曼的姥姥、大姨与小姨也举家前来帮忙;我们的“欢乐大家庭”更是群策群力。

“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宸宸的到来,让全家喜气洋洋,皆大欢喜!

本版来稿请发至邮箱:

jzwbxq@163.com

(请注明姓名、电话及具体地址)